

樗

齋

漫

錄

樗齋漫錄卷之十一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墓

張孟竒曰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慎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啓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勅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求上未許請

清遠空谷  
如如萬葉集  
反見疑誤  
官

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  
便好休予往日曾爲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  
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  
噫今之鍾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必長安  
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  
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  
障風王顧屏間一聯龍帶晚烟離洞府鴈拖秋色  
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

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遽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  
後信任頗專至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

宋元憲公始拜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諧其  
姓宋而郊名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不滿  
會用新各移書葉道卿清臣仍呼同年葉戲荅公  
曰清臣宋郊榜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  
知何許人公因守一絕自解紙尾勤勤問姓名禁  
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卽是當時劉更  
生

今昔文士不善詩者唐有李習之皇甫持正宋朝則  
尹師魯曾子固習之有贈藥山惟儼禪師絕句送  
毛仙翁詩後爲鄭州有博渠詩而劉貢父不記爲  
鄭乃謂自一李翱非習之予謂唐固有同姓名者  
此真翱詩也然習之三詩外獨退之遠遊聯句中  
韓孟正並驅爭先時習之止一聯云前之詎灼灼  
此去信悠悠乃復更無他語王深父回嘗戲曰度  
習之聯句時見其索思枯澁退之必曰公道不去  
矣不若罷休此前輩雅戲也

宋初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時久旱既雨復不止廣陌塗淖琪厭之謂義倫曰可謂變成三日雨義倫遽對云調得一城泥藝祖知而鄙大臣不學楊徽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書再生沈宋也

宋初僧贊寧鴻博能文善品藻評雍陶鶯鶯篇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此固佳對然他語多直滯雅不相當大抵詩章妍媸不勻獨中間一聯隻句警拔正類兩村夫肩翠輿中著西施也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爲詩友口給妄罵滑稽

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噂喏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  
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筭來曾半  
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舡詩李羣玉詠鷓鴣  
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鈞輶格磔聲定是梵語詩  
羅隱曰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  
見鬼詩杜荀鶴曰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  
誰題此驟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徐云此定是韓白優劣論  
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

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見公舊題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雪濤集云天下事有意外僥倖者夫人見之每起倖心不知其不數數也余所聞二近事皆陋然皆景僥倖金陵有妓曰馬湘蘭者負時名年五十七矣夙近清貴家故貧己亥春一形家詣蘭所周回視之曰湘蘭爾知所以貧之故乎蘭請問形家指曰



此門向某處爲退財當爲爾改之財乃大進應在  
一年蘭聽之改門踰三月浙有虞公子某年二十  
八慕蘭名往而與居閱三月費千金蘭以此致富  
形家之言其驗如響又構李有張龍山者曾寓金  
陵挾厚皆皆從粉黛薰場中銷耗殆盡蕭然寄食賣  
漿家忽一胡僧相龍山面曰爾氣色旬日中當致  
千金願施我五十金治一衲張曰吾落魄人不士  
不商不工卽一錢無從致安問千金僧曰爾無疑  
願少須之踰數日其舊所狎妓遣人邀龍山龍山

曰邀我何爲我囊罄不能更上汝門矣邀者曰第  
一往至則妓告之曰近一遠賈資多善博陸自負  
無對與數賭皆爲所勝妾意能勝此賈者必君也  
蓋龍山故善博妓所稔知已而引與賭輒數勝凡  
三日贏千五百金賈乃謝龍山不敢賭龍山携金  
至賣漿家胡僧來謁曰君不信我言今何如山再  
拜謝出百金畀僧僧曰非舊約也受其半去夫湘  
蘭雨後櫻桃也龍山困於粉黛但未操瓢耳乃皆  
一日而得千金出於夢想所不及豈非僥倖之最

者乎然世安得數有此與其希湘蘭之偶獲不若  
杜門紡績銖積寸累可取必也與其覬龍山之贏  
資不若力耕自食春種秋穫可刻期也故曰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至於馬所遇形家張所遇胡僧則  
又竒發竒中天下往往有異人率如此然君子道  
其常可也

江令君曰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  
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  
其取禍必少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慳亦能

從事於恐遇仇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託  
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  
動丐者乃裸而露其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  
不勝忿持挺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  
此知從事於恐至於難恐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  
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  
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  
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  
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

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恐與耐煩爲難能也嘗聞劉忠宣公里居舟行水畔一人方帽青衫呼公名大罵若爲不聞也者其人罵至五里許倦而返不踰月一主政以公差舟行前一人復罵主政如罵劉公者主政曰何物怪人橫逆至此命杖之二十不數日死及死乃知其宗室而病心者主政竟坐償人乃問忠宣曰公何以知此人宗室而不與較耶公曰余備位卿貳彼知我而故詈之非有

所恃何以及此余故不問此燭患於未來而能忍  
人之所不能忍者也雲間徐少師存齋曾督浙江  
學政考袁煒下等煒以直指見拔入闈明年遂發  
會元存齋自恨失士已復督學江西凡士稱屈求  
再試者必與試至於手握箸身在輿廁前榻上無  
時不閱卷兩目幾盲或諷之曰公太勞矣乃答曰  
余恐此中更有一袁元峯而我再失之也此鑒失  
於已往而能耐人之所不能耐者也吁世之言忍  
言耐煩者能以兩公爲法而曰不能寡過吾不信

已

雪濤集云南方有鴉方乳雛毛羽旣具將教之鳴曰  
吾音惡劣爲世所嫉身不能易請易其子於是引  
雛往見乾鵲曰吾子鴉也而願習君之聲母惜爲  
吾子師異日變惡之善轉世人之嫉以爲喜卽亦  
何敢忘返哺之報鵲受而教之鵲鳴啾啾鴉鳴啞  
啞兩不相入鵲不勝忿喙且啄之爪且搏之鴉亦  
不勝苦而終不能變其啞啞之聲鵲顧鴉笑曰汝  
自鴉種耳吾不能如汝何遣之使歸鴉歸故巢與

其母啞啞唱和不習而若慣焉者乃知種類移人  
卽欲變化其道無繇故君子慎其所以爲人種者  
江進之曰士君子切忌侮人侮人最損德且召禍周  
書有云不侮鰥寡夫以帝王之尊卽鰥寡亦不敢  
侮則天下無可侮之人矣吳郡王元美性廣大能  
容物一日者持薦書求謁公命進見少頃爲公布  
算時公長君澹生已在泮仲季皆髫日者乃曰佳  
造萬福但子星少耳座客盡笑公曰毋笑好先生  
有膽氣客問曰何也公曰他來我們人家乃敢不



買春這是膽氣買春者吳中方言謂先探履歷後入門也犒之一金而去吾邑文學蘇宮字靜夫性誠直長厚卽嬰兒亦不相慢邑中有歌者姓王貌醜如鬼聲惡如裂帛每闌入賓筵無貴賤皆唾罵靜夫獨謂客曰毋然天刑之彼亦豈願若此王感泣每早輒焚香祝靜夫百歲而咒唾已者噫日者本自可笑歌者本自可唾而元美姑以膽氣褒之靜夫姑以天刑憐之此所謂不盡人之情遠怨之道也夫待日者歌者如此他人可知若兩君者庶

幾不侮鰥寡哉

禮記王制祭統皆曰春祭爲禴詩亦曰禴祠丞嘗獨  
鄭康成謂禴乃夏祭之名說文亦曰夏祭爾雅則  
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朱子亦然予每每以經何  
與諸公不合昨讀困學記聞王公但爲箸其不同  
亦未分別明白予考通志禴爲虞夏祭名故韻會  
亦曰夏商禮也周始謂之祠禴嘗丞鄭許二公自  
謂夏代之夏而郭朱二公止什周之夏祭各有所  
指俱未錯也後世不能深考又據朱註則古註禴

煮新菜以祭王輔嗣曰禴以沼沚之毛蘋蘩之菜  
可羞於鬼神皆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隣之  
禴祭今以薄祭爲夏而嘗新穀曰秋則似皆於字  
義蓋夏乃萬物盛長之時豈祭其薄哉故韻會曰  
春物未成其祭尚薄說文曰嘗味之也左傳曰  
始殺而嘗皆指嘗牲之義非新穀也宜謂四時禴  
祠烝嘗爲長

屠長卿遺名篇最足破人熱夢篇云屈平云老冉冉  
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賈生云貪夫殉財烈士殉

名魏鍾繇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恹不與繇乃  
自搥胸嘔血魏祖以五靈丹抹活之及誕死繇使  
盜掘其墓遂得焉晉魏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  
此子必蔽吾名唐宋之間愛劉希夷詩懇乞不與  
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夫元常嘔血衛夫人流涕  
宋延清至殺人皆爲名也此技稅常流不足深責  
郭象注莊子南華剖折玄理乃盜向秀注宋齊丘  
學道九華而沉譚景昇竊其化書爲已物此險詖  
陰賊之夫則然羊祜鎮襄陽登峴山置酒嘗謂從

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  
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  
此山俱傳杜預南征紀功勒爲二碑一立萬山上  
一沉萬山下宋富弼居洛邵堯夫候之曰今日有  
一綠衣少年謁公他日爲公秉筆譔公生平德業  
者此人也公宜厚遇之弼命客至無貴賤立爲通  
項之果有一綠衣少年至范祖禹也弼問勞甚至  
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  
願少留意邵數亦神矣彥國居洛嚴重絕少延接

好名之崇介以  
世亦不能忘焉

法道者知仙也

獨待祖禹甚厚嗟乎羊杜富公非世所稱碩德鉅  
人君子哉乃其於身後名何汲汲也而孔子亦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獨老子曰身與名孰親  
夫身者幻形名者幻聲幻形無常幻聲不實總名  
曰幻孰親孰疎老子所謂身法身也法身者靈光  
也以身外之虛名而視此身之靈光親疎較然矣  
喪靈光而逐虛名不亦惑乎古之至人窟身窮谷  
滅迹幽遐草衣木食麋鹿爲侶虎豹爲隣大道已  
躋於無上而姓名不聞於人間夫是之謂真能遺

名者也

古今譎破最多無如夫人自稱曰小童爲第一矣破  
云觀夫人之自稱而邦君之所好可知矣令今日  
東諸侯見此不啞然自笑乎

古今譎對極多佳者甚衆近聞一對絕無道理令人  
大笑不已錄之可助噴飯對云塔頂葫蘆尖捏拳  
頭打白日城頭箭垛倒生牙齒咬青天如此對句  
固知程伊川朱晦菴諸公意想所不到也

吳興富室潘氏亦秀才名某與其叔氏有隙旣以人

命陷之後復弒其外祖某以重其叔之罪一朝敗  
露諸罪俱還本身太守庭詰其何以至此但曰無  
非天理四字而已夫據其口稱天理是極迷之人  
未嘗不覺但只覺較遲耳古德云不怕病起只怕  
覺遲知言哉

倪齊齋有三不妄戒一不妄出入二不妄言語三不  
妄憂慮樗道人口不妄出入不妄言語小而易不  
妄憂慮大而難今人以妄憂慮自隕其身者多矣  
安得上根利智與之語不妄憂慮哉



王渙之云乘車常以顛陸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  
仕宦常以其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達矣猶未盡  
也樗道人曰卽不遇亦無顛陸覆溺之患惟貪名  
不止險巇風波至矣安憑軾好把舵仕宦者慎之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盜賊亦  
盜此美名將何爲乎且併日月霜露字亦暗且汚  
今之盜名者何以異此

有一舟子李環一老僧溺之字以中和旁一僧曰此  
二字閒却不用便送與他罷冷居士聞之笑曰就

送與他原與李環二字一樣此亦可爲俗人得雅名之嘲矣

醉里賀吏部曰釋氏已將見在而空之矣學釋氏者反舉將來而實之何止千里哉最可破今世預修寄庫之惑

舉世皆言戒殺不如紫衲道人之言爲快也道人曰戒殺者戒吾此身不入殺道也因舉一衲子入市見屠戶宰豬坐視之心不忍挽回之力不能請于老衲老衲曰作何狀衲子曰掙甚老衲厲聲曰緣

何兩隻脚時不掙直待四隻脚時方掙噫此最善  
言戒殺假令入市殺人則衲子得號呼以救之矣  
今人做事事事落畜生道而徒守戒殺之迹是知  
戒他殺而不知戒自殺者也雖然廣殺生命亦落  
畜生道一節也戒自殺者又不可不知此

昔有爲因果之說者曰殺一鷄則來世做一鷄以報  
之殺一犬則來世做一犬以報之旁一人譁曰還  
須殺人客問何故曰猶得做一人以償之耳舉世  
快其言殊不思做人得殺以償夙命與鷄犬何異

不為口腹多殺生命  
亦是已無慈悲心也  
宜安察

不細思耳此公雖謬其意原與戒殺二字不背違也凡今血染西曹之人皆前生殺報也不可不知特天奪其鑒故令之得今罪以報夙愆耳此言匪誑善信思之

一儒者極無耻出語必援引今古自擬極高夷考其行乃市井小人之所不爲者彼爲之恬不爲怪又自解嘲曰大丈夫須能龍能蛇始得拘儒不可爲也硯比子拱手進曰據老丈所爲還是單能蛇一座哄堂絕倒

雪濤集云近世星相士皆無竒術卒藉薦書求容於  
富貴者能絕不與見大足省事卽不得已與接寧  
量情遺之不宜轉與薦書蓋此曹跡寬亦能用  
舌鋒中人嘗聞一臬司駐劄荆南與一相士厚薦  
往某孝廉家孝廉故貧以五錢爲謝禮其人恚甚  
然不欲發及入謁臬司問曰孝廉何以遺君乃詭  
曰甚費此公屏以五兩見贈皆明公賜若極其感  
激也者然其心實恨孝廉慢已思有以相中久之  
臬司得報左遷莫測所自相士進慰之臬司徐語

八人治君子說  
心定好善志亦若  
是

曰不佞所以左遷之故汝知之耶謝不知又問曰  
汝與此中縉紳相與亦察其間有不足不佞者耶  
又謝不知及再四固問相士若爲欲言也者更復  
囁嚅臬司強之乃矚蹙曰僕若不言則於明公厚  
若言則於毀明公者厚僕實不忍言耳固強之乃  
曰毀明公者非他卽前日以五金贈僕孝廉也僕  
亦不虞其有此舉徐而知之晚無及矣因具悉孝  
廉於京師某權貴厚從權貴處中明公乃至此臬  
司領之掇孝廉他事屬後來臬司曰此人不佳且

虞其再噬人宜謹備之其後孝廉竟以被訪見按  
治良久論定得保頭上如箕然家事凋落無餘矣  
卽此觀之毋謂片楮不足惜輕授此曹階之爲禍  
江令君曰吳中訟師巧設機關改年易月陽附陰叛  
以愚官司耳目者蓋百出百新卽留心聽斷往往  
爲其所眩而不及覺余令長洲其同壤爲吳縣吳  
富民朱應舉雙瞽而悍謀買一僧田僧不肯售應  
舉誘至家命家僮毆殺之隨賄其徒火其屍滅口  
俄而里中喧騰謂必白官應舉懼延一訟師問計

公道自在紐坊何  
美

訟師曰待衆人白不若使其徒告可從中弄機權耳應舉懇問計訟師曰爾以某月某日赴城中請三學博飲此縣令任公所知爾今但賄僧使其狀所書口所言皆曰朱某以某月某日毆殺我師及飲客之日爲毆僧之日則官必信必反坐僧僧得賄卽反坐固甘心矣應舉如其言方任公訊鞫時乃辯曰某日小人請三學博飲身在城中家在大湖安得又有一應舉在家毆僧任君曰然三博士飲酒之日余亦知之爾乃曰應舉是日毆爾師豈



非誣告僧業已受賄不深辯任遂出應舉坐僧誣  
邑人見應舉獲出皆不察所以但曰任公受賄干  
金泚殺人之罪語聞司理哀節哀耳及節哀覆鞫  
竟執應舉曰爾殺人有左驗安得不償應舉不復  
辯第曰罪固應死於是遂議辟通國之人皆謂任  
受金而頌司理青天不知哀之得情采於衆口任  
之受蔽惑於訟師噫聽吳訟者其慎之哉

太倉有陸遠者乃解元陸大成踈族叔也每對人名  
呼解元曰大成舍侄蓋恐人不知其爲解元叔耳

王元美先生諱之曰汝無名呼汝侄萬一汝侄亦名呼汝爲遠家叔當何如聞者無不絕倒噫今世淺裏陋品徧地皆是陸遠安得元美先生一一提而醒之也耶

一舟將渡江風浪大作一人忽從舟中升岸入城衆人方嘆服其知止頃間其人復登舟矣衆詰其故因腰間有銀三兩六錢恐中流有變特置之于家耳嗚呼此身乃不值三兩六錢耶人雖無不笑之而實無不如此也

兩秀才夏月納涼忽有青樓之興一秀才定計曰此時不可須長至前數日乃可測其意以此時夜長耳嗚呼豈知夜之長乃年之短耶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世事無不如此豈獨秀才家尋花問柳而已哉

儀真一太學逼歲日因用度不足開一細帳少銀三兩無可奈何乃雉經而死及檢其遺篋尚有四千金藏其中也衆人不解其故硯比子曰此四千金想必已作一項用度矣三兩之欠在四十金之外

在大與子題釋卷之六  
錄於

好說大話者大惡徑  
善

者也只爲嗜利既久心竅日微止知其一不知其  
他不雉經不止耳嗚呼利之昏人一至于此可不  
戒哉無錫郡諸生錢伯龍之沉于水也亦復如此  
可不戒哉

一人極好爲不根之言忽對人曰昨從深山中見一  
大蛇橫闊十丈豎長百丈聽者曰無有無有安有  
蛇長百丈之理其人亦覺自慚乃改言曰五六十  
丈有之聽者亦不肯信其人又改言曰三四十丈  
有之聽者仍不肯信其人遂曰十丈難道也莫有

聽者姑信之。其人久而大叫曰：不好了，不好了。蛇  
方了。蓋自思其橫闊十丈之語也。此雖謔語，大足  
爲憤說天話者傳神。

樗齋漫錄卷之十一

終

樗齋漫錄卷之十二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墓

顧涇陽解人皆曰予智驅面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說是認賊作子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說是認子作賊只將四字顛倒解之而通篇神情景色色色流露如此解書方不落學究家風

王少湖先生註千字文于罔談彼短之下註曰我亦有短余又曰人亦何短于靡恃已長之下註曰人

今人不思此名則不  
謂不食烟火人

各有長余又曰已亦何長

不爲功名讀書不爲因果念佛不爲名利出游此之  
謂不食烟火人

一婦人不潔易其夫者屢矣其不潔如故也畧無悛  
心所親老嫗謂之曰娘子此事有何好處屢爲人  
所逐負此姤名不好看相今日以後改之何如此  
婦應曰阿婆非干我事是我命不好嫁着就是做  
烏龜的相傳以爲笑柄余味其語亦有至理范文  
正公曰我不淫人妻女妻女決不淫人方是不做

烏龜者

吳中俗人宴會好說酒尾蓋飲後說古詩一句是也  
主令者每以席上生風爲題如說酒說肉之類是  
也有一畫門神者姓李人呼之曰李門神一日白  
晝赴席乃曰燈火夜偏長主令者罰之彼爭執甚  
堅且大叫曰東門王秀才說的那有差的道理蓋  
曾與王秀才夜間同席牢記其說以爲家寶也嗚  
呼學問自家不開悟門欲傍人以爲宗主卽孔夫  
子釋迦牟尼佛李老君亦不濟事况東門王秀才



而已哉今之確守成說與穎慧之彥爭執者何李  
門神之多也

近有點僧造一木魚四偈語每擊木魚一下輒大呼  
曰木魚一聲响化銀三千兩有便一家捨兩家休  
要想只爲後二語太奇果有一富室捨焉旣付銀  
後問其何用但曰欲向弱水外造一浮屠耳旣去  
方知其僞乃群聚曰安有渡弱水之理硯北子笑  
曰此僧已渡弱水久矣須知有便一家捨兩家休  
要想十個字便是他渡弱水的筏子樗道人曰僧

學行果到者必能  
強之也然則一十  
何不足也昔月

固黠矣人何愚也

梁次公曰世俗窮秀才之說甚謬也秀才而窮必無  
學或無行者也若學行兩到千里之外且負笈師  
之矣其束修亦足以給入口何至啼饑號寒也哉  
余謂此言堪爲秀才衣食法門

田家有所謂牛肚缸者口窄腹寬者是也內有餘糶  
牛垂涎焉一日乃側其角以入缸復平其首以食  
糶蓋口窄故須側其角以入腹寬故可平其首以  
食也食旣牛首函于缸不能出也乃聚族謀曰將

何策以出之或曰割牛者便或曰破缸者便策未定也一老成者曰東村有李老多智須早禮厚幣以聘其來或有在吾黨意料之外者也衆從之乃筐篚玉帛聘焉李老果至首詢僉謀何如或以割牛對或以破缸對李老默然者久之乃曰割牛是衆尊其言牛首落矣然函于缸猶昔也復求策于李老李老徐曰如今則合破缸矣今人俱以李老爲笑柄豈知世上筭無遺策事必十全者到底身名俱喪高厚兩空其多智何在也亦循李老之牛

遇事不思流計短  
失道心誠欲平之  
然任其言不亦

與缸耳不必以李老笑李老也

吳中有一謔語不知者以爲傷時知之者以爲警世  
語云富室老人八十生子衆以爲老蚌生珠也賀  
客填戶因進而請曰老先生高年神王少壯不及  
何修而得此老人曰無他只是何首烏之力耳蓋  
老人服此藥故歸功云其左右給事之人乃相謔  
曰阿翁又改汝姓名矣吁八十老人子孫業已成  
行何故少艾一念不能脫然竟令何首烏笑語于  
旁而不知也可嘆哉可嘆哉

王文公歸金陵四方種學文之士多歸之一經題品  
號爲雲霄中人嘗有微名自稱詩客者見公四座  
笑曰此挈畧水詫海漢也客曰某學有年藁山筆  
塚矣恨未耦知者耳願授一題公曰古今詠物獨  
未有沙詩生能賦此乎巧韻曰星客應聲曰茫茫  
黃出塞漠漠白舖汀鳥散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公  
禮之

嘉祐初歐陽公王禹玉珪梅公儀摯韓子華絳范景  
仁鎮五人名重當世同掌春闈有禮部唱和集傳

落華夏時梅聖俞爲其屬有閱進士就試云萬蟻  
戰酣春晝永後改曰白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  
夜堂深舉子戲曰主文自目爲星我輩爲蟻此試  
官謙德也

南唐雖僭僞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爲世  
寶人物文章亦勝妙非特此至於西蜀歐陽炯長  
沙徐仲雅輩亦不凡也余嘗愛徐官詞云內人曉  
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  
風搭在玉欄干其富貴瀟灑可謂兩得矣

下國宜不宣今東  
可於今是所神聖  
也

休居漫錄云或問救荒之策曰古人以爲無奇是矣  
今惟平糶一策耳誠能以去冬所入之價爲今日  
所出之價捐一歲之餘利救一方之生命于我毫  
無所損于衆大有所益此仁人君子之所務天地  
鬼神之所鑒也縉紳大夫受 朝廷之恩不爲  
不厚當發倉廩以倡仁義之風閭閻富人取小民  
之息不爲不多當散積儲以活枵腹之衆不然天  
災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利閉糴自豐是助天爲虐  
也而忍乎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可念也民

吾見天下僧道之多而  
知世人貪心之多也  
吾見天下巫祝之多而  
知世人歎心之多也

窮盜起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尤可念也

紫衲道人曰吾見天下星相之多而知世人妄心之多也  
吾見天下卜筮之多而知世人疑心之多也  
吾見天下僧道之多而知世人貪心之多也  
吾見天下巫祝之多而知世人歎心之多也

吳中薄俗凡名公卿東帖必粘之座隅以爲榮觀向  
惟星相醫卜僧道爲之蓋借以聳衆也今則游手  
游食之人僞托之矣有一謔語曰一鉅公往府縣  
賀年偶墮一帖于地一人尾而拾之隨粘于家壁



汝遇在及今酒在

齊名心奉此誠分利  
心奉此貪穢也  
人崇齊吾去師可之  
矣

無恒產性得則少

人見之俱艷其得與鉅公往還也方駭異之一日  
有一識字并少知事體者詰曰彼來拜汝果係真  
矣但寫治生何也其人支吾曰汝不知只因我住  
了他房子故寫治生也聞者無不絕倒然吳中攀  
援附托影射支吾之陋習則描畫殆盡矣

凡名根有一毫未斷者皆賤也凡利根有一毫未斷  
者皆貧也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方是大富  
貴人

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于民也

有恒產而無恒心惟士爲能今之士所以異于民也或不解一衲子曰居士思之異于民當是何物樗道人曰此衲子饒舌

一日座中偶及龜搗責治妓女極爲楚毒友人有髮上指意若欲極處龜搗者此知情而不知理者也妓女所衣織婦之所不及也妓女所食耕妻之所不及也旣爲妓女必是前因若無龜搗責治是爲惡者反得便宜矣豈上天懲創意乎賴有此項爲善者足恃耳或曰亦有得時妓女龜搗反珍之如

為奴不為德  
暗憐人為虎  
士

掌上珠者又當何如曰子不知惡瘡結毒有更甚于龜搗之責治之者

一衲僧論三教經書正文是水疏義都將水去烹茶造酒矣只宜看正文不必去看疏義余笑謂世上愛茶酒者多愛白水者少一味白水恐不厭人意正自少茶酒不得也衲僧笑以為然

題目到手定須入人之所不能入方能結空世之想文章落手定須出人之所不能出方能發空世之談

百年以前百年以後不相見矣萬里以內千里以外  
相見者亦少矣是五倫之族數十年之聚橫言之  
不過尺寸豎言之不過頃刻猶于此中橫起風波  
暗藏刀劍亦太自狹小矣

我朝

武皇帝南巡至揚州冰合內豎奏曰春至冰始得解  
武皇帝曰春迎之即至耳立

命迎之是時節候至春尚有十日之遠但見綠草布  
地紅花放林矣大哉

江陵指其爲  
老牛得食  
甘心人亦  
以爲是也  
以巧君子云

齊以夫人相制可見  
頑之矣矣

王言迎之卽至一語真足驅役鬼神挽回造化也  
庚辰鼎元江陵子也傳臚之日江陵自閣中歸方飲  
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  
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  
君特甚蓋全用刺秦檜語也噫英雄窺人隨處俱  
有博浪之擊獨子房已哉爲君相者豈可不時時  
慮及此乎

宋宰相李邦彥父爲銀匠子弟耻之有言及銀匠三  
字輒怒邦彥夫人戒之曰宰相之子爲銀匠則誠

可耻銀匠之子爲宰相又何耻焉達哉斯言去世俗之見遠矣硯北子曰如此賢明女子不獨願爲之女而以母事之卽爲之婢而以主事之亦甘心也笑彼宰相家而將爲銀匠者沾沾猶以門戶自相夸詡夫人知之決不肯以之爲婢也矣

友人齋中墨梅一幅名筆也并踈影橫斜暗香浮動亦隱隱在筆墨之外衆方求其款識而不得一淺人忽大叫口原來是他畫的衆知其謬逼問之沉思良久曰是張廩畫的無不絕倒噫凡強作曉事

者幾何不爲此人

眼前極可笑事里巷婦人詈其夫必曰烏龜亡八詈其子女必曰千人種萬人種殊不知乃自詈也一友曰非自詈也實自供也又一友曰非自供也實自祝也噫愈毒矣雖然如此婦人必用如此刑罰乃暢

向見厨娘一篇大足爲窮措大抹殺腐喉壘腹亟錄之中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

李商隱  
卷之六  
李商隱  
卷之六

夫採拾娼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  
過人針線人堂前人襍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  
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  
貴之家必不可用予以寶祐丁巳參閻寓江陵嘗  
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  
書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  
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祀居里  
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  
庖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適口有便介如京謾



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筭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憇五里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序慶幸卽日伏侍左右未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翠襖紅裙忝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執鞏輦以爲賀厨娘亦遽致試厨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厨娘

請食品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  
簽菜品第一爲葱釐餘皆易辦者厨娘謹奉旨數  
舉筆研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首十箇葱  
釐五碟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  
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且厨師  
取物料厨娘發行奩取鍋鉋孟杓湯盤之屬令小  
婢先捧以行爛燦耀目皆黃金白銀所爲大約已  
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襍器亦一一精緻旁觀者  
噴然厨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板膊掉臂而入據坐

胡床徐起切抹批齋方正慣熟條理精通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灑置几上剔畱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厨娘笑曰汝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釐取葱轆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櫟之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心條之細似釐之黃者以淡酒醞浸漬餘弃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餘俱各相顧稱好旣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

此日試厨幸中台意後須照例支稿守方檢例厨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呈上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拋者守破慳免強私竊喟嘆曰吾輩事力单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萬曆庚子浙闈已八月八日矣適宗主以塲中席舍有餘訪求名士而鼓智甫劉特倩與焉明日遂得

入院放榜二君得雋噫功名前定如此是科註定  
中式卽在考外亦自有因緣入場安見有是科中  
式之人而反在場屋外者耶人亦可以定其心矣  
一士人好內有衲子謂是好消息聽者不解衲子曰  
好必與病爲隣病必與死爲隣至隣于死而自知  
懼矣非好消息而何此衲可謂婉言色之當遠矣  
墨莊漫錄云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  
受恩澤居宜興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程公選叅  
政居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

來乃日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金爲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爲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老段載其所獲而歸中途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尔爲鑿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春二十勅左右牽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槓痕歸家未幾而斃樗道人曰杖未至段而如段之爲人者又當何如

古語云各  
其類也  
夫  
人  
之  
心  
也  
如  
此  
則  
其  
心  
之  
不  
仁  
也  
矣

魚籃觀音贊活活潑潑風風流流有錢難買無錢可  
求一聲叫過長街去那箇男兒不轉頭題半身美  
人詩誰畫佳人甚妖嬈不畫全身畫半腰堪笑畫  
師無絕筆動人情處未曾描二作俱妙在末句

輟耕錄云劉須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  
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  
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  
陽鞞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  
上馬嬌圖云此案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那抑開

漁陽擊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  
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  
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  
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歸田錄云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旣  
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  
時丁晉公與馮相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  
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  
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



子謂大達如斯

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冠司戶人生何處  
不相逢樗道人曰天下自有此等快事

草木子云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  
徘徊于其側問之曰汝爲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  
適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  
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  
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樗  
道人曰詩中雖有畫只于賈相身上尚無交涉真  
詩僧耳非知道者也

既以此詩所不如此  
功甚難自見之法  
實於時相絕其  
身之是也

前明梳篦如小器生  
對面梳篦如小器生  
又書如小器生

朝廷梳篦名整容俱內官一二十人爲之禮極嚴肅  
先一日演習常州趙玉坡在京時家童趙卓年少  
貌美忽同街行被內人扶去不知所以遽不敢問  
急至下處驚危愁慮竟日至晚而回言携至一所  
使坐倚披髮梳篦衆人環侍進退周旋如奉至尊  
事畢以髮縮一方髻乃知以此人演習者也樛道  
人曰此等受享亦不知從前劫來否可發一笑  
吳中薄俗奸宄百出而所稱無天理沒人心無如人  
命一事矣乃頑好訟之徒平時見有厄羸老病之

假人命案  
愚地不之害于未法中  
生惡果時定字定  
行惡果時定字定

人先藏之室室以爲奇貨可居于是巨家富室有  
燥可尋有機可構隨斃之以爲爭端烏合游手無  
藉數百人先至其家打搶一空然後鳴之公庭善  
良受害已非一朝矣東粵鄧虛舟明府令長洲時  
必先吊尸檢驗果係真正人命然後拘提各犯不  
然竟以誣告坐其人被告之家置之不問善類保  
全刁頑熄歇快亦甚矣真可爲所吳訟者法也而  
搶擄一節猶未深究所以具中向來有假人命真  
搶擄之謠安得鄧明府者再出以一洗從來之奸

八本  
不若  
故  
不若  
不若  
不若

五  
不若  
不若  
不若  
不若

允也望之望之

故宦袁公歷官槐鼎獨守庶貞生有拔葵之操絕無  
負薪之子一丘慘澹在夫人未慰同穴之情孤視  
蕭條在故舊久遲脫驟之舉澤未衰于五世竟空  
望于九京薰吏可爲徒興歌于優孟寢丘誰在誰  
代乞于莊王此周懷魯中丞行縣坐袁裕春宗伯  
夫人檄也讀之而高賢之風大仁之澤兩見之矣  
陳圖南曰學易者當于羲皇心地上馳騁無于周孔  
註脚下盤旋

此本堂後壁  
大母屬遺子

世稱丈人爲泰山以泰山有丈人峰故也因稱岳父  
又稱丈母爲泰水如此則合稱丈母爲瀆母不合  
稱岳母矣一笑一笑

吳中婦女極崇佛教卽平日秦越戚故者而於僧尼  
傾囊倒篋無所吝惜一僧假坐關以行騙施者雲  
集余偶訪之謂曰上人禁心乎禁身乎僧曰身與  
心如何分別余曰禁與不禁又如何分別僧無以  
對崇奉者少衰眾聞稱快

一士人詰釋子云佛教本空諸所有尔輩誦經禮懺

深信者乎愚哉  
名一語不欺評  
愚哉

原好應

必有世能水之宜

七十期上  
斯也子  
八子矣十七名教焉  
夫

反以之罔利何也釋子曰孔孟之學厚不專使君  
輩以之博名今致身通顯能忠孝者幾人取位肥  
家者比比矣何獨罪我輩之罔利哉樗道人曰此  
禿太毒亦可畏也

汲冢書云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  
前爲壽丞相李斯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于一百  
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  
而學古寬衣博帶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之所建立非豎則瞽無益于國請盡坑之

制曰可其後侯生盧生譏議始皇始皇怒曰朕厚待侯生盧生而易其訕耶使使案察諸生相連數百人始皇制曰豎儒繫之廷中朕親廉問之分各國以次來前吏引數百人以上標其左曰此爲齊爲楚爲趙爲魏標其右曰此爲燕爲韓爲魯衛宋山中之遺始皇曰繁質其什之二三出齊儒質之曰何以儒曰生識之矣孟嘗君養士三千人盜裘出之國鳴鷄出之關齊以爲功齊諸生抵今著蔡之以爲家學始皇曰鄙驅去之出趙儒而質之曰何

以曰平原君爲楚王之會毛遂按劍却楚王碌碌  
十九人與俱有名焉至今猶存二三也出燕儒而  
質之曰何以曰先昭王好士隗爲始先昭王用廣  
厥途曾以諸生續貂之不足出宋儒而質之曰何  
以曰余宋固以章甫爲儒者也出魯儒而質之曰  
何以曰惟我魯多儒先君子有言儒有忠信以爲  
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  
政不更其所始皇曰以魯爲秦奚爲不更其所哉  
魯儒無以應始皇嘆曰以天下之大而無儒一人



焉今所頌者無異庸黔首何爲儒起令坑之

和玩是錄考人亦非刻然凡語涉錫銀夫利者媿委他人一若非其  
口出是欲避刻之名而露跡於語言之外註名心尚強忍乎謀其反知  
性本刻強學爲原而求跡於原道欲果能去其鋒銳不黨痛心疾  
皆之慈寧於世道人心不無介以云

卷解一六車九月望日